

连县文史资料



存本

第七期



连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连县文史资料

江苏^第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存本

连县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88.5

封面题字：杨和明

封面设计：何泳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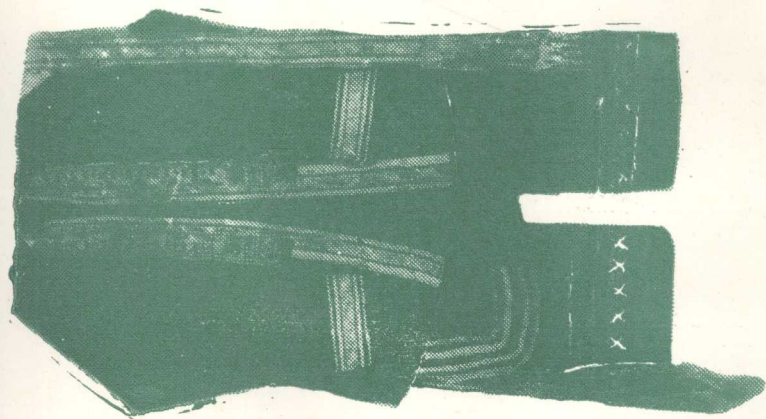
连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准印证：88粤印准字第05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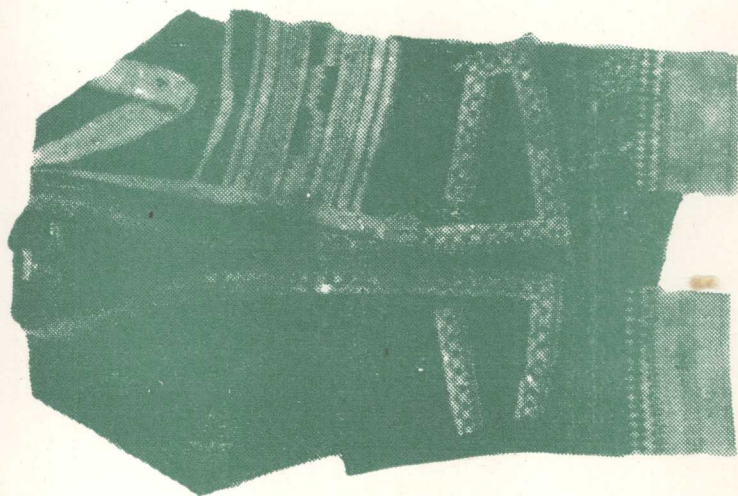
连县印刷厂印刷

1988.5

连县本地瑶服饰



女服饰：衣、裤、腰带、围裙



男服饰：衣、裤、绣花袋

崇 岳 堂



目 录

杨芝泉生平事迹杂忆……………黄懋胥(1)

忆《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

……………李圣华口述 梁国光整理(8)

梁得所是办杂志奇才……………陈无言(13)

连县瑶族的历史和现状

……………张昌惠 赵善生 赵亚莲 赵权意(16)

回忆团结瑶胞共同战斗的往事……………肖怀义(24)

会馆与连县工商业……………张超群(32)

煤矿开采史略……………郑 谦(36)

抗战时期连县印刷业概况……………梁镜波(39)

连县纶美、大华烟厂的浮沉……………胡祖贤(42)

抗日战争前后的连县盐业……………胡祖贤(45)

解放前连县县城茶楼酒馆业……………成占圣(49)

历尽艰辛的湖南肩挑者与旅棧业……………胡祖贤(53)

民国初期连县篆刻行业小记……………谢桂洲(56)

驰名连县的义盛馆水角糍……………谢桂洲(58)

解放前连县的航运与船民……………唐木兴(60)

广州至连州水路歌……………骆晚凤口述 张松柏整理(66)

清光绪年间连州至广州水路地名……………黄海耳整理 (69)

连县历代修志述略……………谢健朝 (75)

回忆广州女师在连县……………蒋妙玲 (81)

抗战胜利以后的连县干训所……………梁卫军 (83)

匪首骆瑞琪之覆灭……………胡祖贤 (88)

匪首骆瑞琪、邓石喜的罪恶和下场……………邱士惠 (91)

作者、读者、编者

那诗是谁写给谁的……………闻道喜 (98)

我对《连县文史资料》的几点更正意见……………黄洪威 (99)

照片:

连县本地瑶服饰……………本刊编辑部 (封二)

崇岳堂……………黄洪威提供 (封三)

杨芝泉生平事迹杂忆

黄懋胥

一、我和杨芝泉的交往

杨芝泉是我的同乡，老师和亲戚。

我们都是连县三江镇（现为连南县城）人，同住在老城南门街上，相隔不过四、五家。杨芝泉比我大十八岁，他十五岁参加光复起义时，我还没有出世。我在十三岁（1927年）时，由于父亲去世，过继给大伯父黄赞卿。我的伯父寄住在广州他的女婿何春帆家中。杨芝泉那时在广州中山公园前的市立十五小学担任美术、音乐教员，住在学校里。因我家搬回连县三江镇，我在广州没有地方住，伯父去找杨芝泉帮忙，于是，我和杨芝泉的公子杨源食、住在一起，并在该小学读书。这样，杨芝泉便成了我的老师。杨芝泉在十五小学任教，课时很少，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广州市的美术，音乐界中，我记得他画过月份牌（即挂历）美人头像；出版过胡琴简谱。那时他在广州已有点名气 and 地位。

我接受他的教诲达两年之久。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省立二中和市立师范学校，由于两校都不收寄宿生，我伯父要我回连县去。我考上了连中（癸班）那时是民国十九年

(1930年)春季,连中设在城内忠报坊,还没有迁上北山寺。

杨芝泉的母亲是我的堂姐,按辈数他应叫我小舅,但他比我大十八岁,又是我的老师,因此他照名字叫我,我叫他“泉哥”,直到后来也如此。

我在连中初时,校长是黄麟玉,后来是成仕选。1932年8月连中迁上北山寺新址。我在新址读了一个学期就毕业了。毕业后,因还有半年时间才到暑假和能够去考学校,我便在燕喜小学担任早操课,每天认真温习功课,准备升学。

我的伯父是清末广东测绘学堂毕业的,他劝我也投考测绘学校,我同意了。暑假到了,我报名投考广东陆地测量学校(第十四期)。报名人数达一千六百多人,取录仅六十名,我有幸被录了。进了测校以后,我经常到十五小学去看望杨芝泉老师。一年半后毕业,我被分配到广东测量局去担任地图制版工作。到1936年南京中央测量学校向各省招收学员,广东测量局考选十名送去,我被录取了,4月份离开广州,一去十多年都没有回广东,就这样和杨老师失去了联系。

1949年我被遣散回乡,打算等局势稳定后,再干我的测量工作。这时,杨老师在燕喜小学到中学,已当了十二年的校长了。一次我在三江会见了杨校长。他要我到燕喜中学任教,时间是一学期,一年都可以。那时由于李楚瀛要我出任连县的建设科长,我不愿沾上这个关系,已经两次拒绝,怕他再来麻烦,便接受了杨老师的聘书,在49年8月搬到燕喜中学去,担任数学教师。

二、劝李楚瀛投诚

杨芝泉和李楚瀛的交情很厚，是因为：一是同乡（都是连县三江人）；二是曾同时下广州求学和做事，早就建立了感情；三是李楚瀛在连县割据，对县中士绅不能不加以笼络，尤其是象杨校长这样有声誉的学者，书画家，他更要拉拢；四是他对杨芝泉很是尊重。

广州解放之后，大家都知道连县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但盘据在连县的李楚瀛还在加紧反共，这使到连县各界极感不安，因为李楚瀛是军长，有一个军的兵力驻扎在连阳，他不肯撤退，就意味着要打仗，连县人都耽心战事在连县城发生，老百姓遭到战祸，因此，许多人士都找杨校长商谈，要他出面劝李楚瀛起义投诚。

在三个多月内，杨校长去劝说过两次。经过大概是这样：

杨校长第一次到李楚瀛家中去劝说，大概是在广州解放一个月后。李很客气地招待他。当他问到：“目前时局怎样？有什么消息？”李说：“消息很不好。连县被四面包围了，想冲出去是不能的了，只有死守。”

“能守得住吗？”杨问。李楚瀛低着头不敢回答。杨抓紧时机说：“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挡不住，你只有一个军的兵力能挡得住吗？在淮海战役中你是尝过味道的。蒋介石跑去台湾，我看连台湾也守不住。现在应该很好地考虑你的出路问题了。”

“哎！你说怎样办呢？”李问。

“应该现实一点，象傅作义那样举事投诚，这样不单只

连县可以免战祸，而且你也可以保住身家性命。”杨直截了当地说。

“办不到的，我不比傅作义他们。”

“不，应该现实地看问题，大局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左右的，又何必牺牲自己呢？”

“等我考虑一下再说吧！”李显出不愿意谈下去的样子。

“好吧，你认真冷静地考虑考虑利害关系吧！总之，识时务者为俊杰。”杨说。杨校长有点生气地回到燕中，对我说：“想不到李楚瀛这样顽固，这样死心眼，劝了半天，还是象石头一样。”

过了一个月，外面风传林彪亲自给李楚瀛写信，要他起义投降，并保证他生命财产的安全。于是，杨校长又到李楚瀛家中劝说。

他开门见山地问：“听说林彪亲自写信给你，劝你起义投诚，真有这事吗？”

“是的，有这回事。”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如果真的起义投诚，将来有何面目见蒋校长！”李把真实思想暴露出来。杨沉不住气了，直说：“蒋介石早已把你忘记了，把你丢在这个角落不管你了。他既没有要你跟他去台湾，也没有叫你撤出去，这不是叫你等死吗！他已对你无义，你又何必记情！我看你真是有点愚忠！你怕没有面目见蒋介石，我怕你会永远也见不到他，难道你就不怕连县二十万人骂你吗？你就不怕没有面目去见你的祖宗吗？”见李无话可答，杨校长又继续说：“现在有林彪的亲笔信，你可以同他开始谈判。你纵不为自己生命财产打算，也应该为

二十万连县人打算。你如果使连县免遭战祸，大家都会感激你的。现在正是好时机，应当早日答应为是。”

“我没有勇气这样做！”李说。

“我是代表连县各界人士来劝你的，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你现实一点，抓住这个时机，同傅作义那样举行起义。”

“不，除非蒋校长要我投诚，否则是办不到的。”李仍然坚持他的愚忠的立场。

“蒋介石自己跑了，会叫你投诚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现在的处境，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我看还是考虑谈判，准备起义投诚的好。”

“让我再想想吧！”李不想谈下去了。杨校长只好说：

“好，再想想吧！现在考虑是否对得起蒋介石，是没有意思的，应该多为连县的老百姓着想，你是连县人嘛！”

杨校长两次劝说都没有成功。后来他对人说：“李楚瀛中蒋介石的‘愚忠’的毒太深了。我对他已做到仁至义尽，他不听劝，我也没法了。”

三、营救意图起义的被捕学生

1949年，当我从南京被遣散回到家乡三江时，就听到淳溪中学的同学说：三江青年李少白，张东海等鼓吹革命，晚间还在农村田头谈论起义的问题。后来我到燕喜中学任教，开学不久，听说李楚瀛认为李少白，张东海他们是共产党分子，把他们逮捕和押解到连县城来了。后来，很多乡亲到燕中请杨芝泉营救。当时情况相当严重。杨校长告诉我

说：“从李楚瀛的反共主张看，很可能要拿他们来开刀，杀一警百嘛！那些青年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广州解放了，就急着要起义！他们几个徒手青年怎样斗得过李楚瀛呢？他们都是好青年，只是心太急了！我准备去同李楚瀛谈一下。同乡嘛，又是青年，我想应该原谅他们的无知。”于是，有一天，杨校长到李楚瀛家里去。李楚瀛一见就说：“李少白、张东海等几个青年想造反，想在三江搞‘起义’，被我抓起来了，你来想是为他们讲情来的吧，”李是想摸摸杨校长的看法。

“是的，很多乡亲都要我来向你了解情况，我是为这事来的。他们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杨校长说。

“他们犯的是政治罪。想在老子头上动手，这是不允许的，一定要严办。”李怒气冲冲地说。

“我看，一来是同乡，二来只是做了一些宣传，还是留点情面好。得罪了同乡是不好的，应该留条后路才好。”杨校长知道这个案子，说重也重，重至可以“杀一警百”，说轻也轻，轻至可以交保释放。于是又继续说：“从今天的形势来说，杀了是不适宜的，要考虑民心，做过了头会引起不满。如果连县人都不同你合作，你是站不住脚的。自古以来都是失民心者必败，不如留点面子给乡亲们。那些青年手无寸铁，不过宣传宣传，并没有起义的行动，杀了，大家反觉得你心虚；关起来，也不好，不断的求情也使你不胜其烦；不如让人担保释放出去，要家长们严加管束。”

“我之所以没有杀他们，也是考虑了当前的形势。既然杀和关都不好，你来了，可以出点主意，看看如何管教他们。”这时李已温和了，说出了他的心意。

“我认为最好立即交保释放。如果他们仍再活动，再抓

起来不迟。释放了，正显得你宽宏大量。”

“交保释放不行。我是容不得人在我的地盘上活动的。我要驱逐他们出境。”李终于说出了他的处理办法。

“也好，把他们赶出连县，对他们也是一种惩罚。”杨校长见李已经答应不杀，不关了，也就不多说了。

后来，李少白，张东海等人果然只被押解出境就算了。

四、晚年画《二十四孝图》

杨芝泉从1938年回乡，到1952年离乡，一共在连县当了十四年校长，他一生酷爱音乐、美术，长期从事音乐、美术创作和教育工作。他是一位“不慕富贵爱风流的”名士。晚年除从事书画创作外，还为文物考古工作出力。

我1953年8月到广州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观音山镇海楼（俗称五层楼）的后墙，发现嵌在墙上的一块钢牌，牌上标明了五层楼建设者和建筑时间，这使镇海楼的历史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1964年秋，我因事到广州，他告诉我说他仍在不断地作画，花了几年时间和心血，绘了一套《二十四孝图》。他说很多人看了都很赞赏！可惜不能出版。看他的表情，分明是他在为晚年的得意之作得不到出版而惋惜。我说：“不能出版的原因，不是画得不好，而是选题太不合潮流了。

‘二十四孝’是古董，是封建的产物，现在不行时了。”我说的虽然是扫兴话，但却很现实。我是要他懂得时代不同了，不应有过多的埋怨。但今天看来，把那套画作为美术作品来欣赏，还是有价值的；如果印出来向东南亚一带推销，

恐怕还是有市场的。孝道也是可以提倡的，我们所应反对的，只是象“郭巨埋儿”这类的愚孝行为而已。

〔作者简介〕黄懋胥，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测量学校航测研究班。解放初任连州中学总务主任、教师。后供职于黑色冶金设计院武汉分院勘测公司。测绘学专家，高级工程师，武汉市政协委员。著述颇多。已离休。

责任编辑：关照禧

忆《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

李圣华生前口述 梁图光笔录整理

梁得所君，广东连县人。生于1905年，是前中华基督教第八区会连县堂主任梁日新牧师的次子（梁牧师继室谢氏夫人所生）。得所在少年时期已从在连县的外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和音乐。1921年入广州花地美国长老会办的培英中学念书。那时我亦在那里攻读，但甚少来往。

1924年暑假，我回先父任职的江门北街礼拜堂渡假。得所亦去北街探望其连县同乡邓和平、陈文炯等人。邓、陈都在启智小学（后改江门培英分校）当教师。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多了，播下了友谊的种子，后来成为终身密友。回校后常常谈心，有时通宵达旦，思想上时起共鸣。加以我俩的父亲都是传道人，我们自幼接受宗教熏陶，更加志

同道合。那时得所担任培英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我为副会长，接触更多起来了。当时教会学校有“白十字架团”（华北称“学生立志传道团”）的组织。得所是团员，曾劝我加入，我没有回应，我在培英中学是个工读生，担任学校图书管理员，有机会自由阅读各种书籍，其中许多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我和一些同学最爱读的一个刊物名叫《黑兰》。

1925年，我在培英毕业后，考入广州协和神学院。得所则准备往山东齐鲁大学习医。读神学和习医都是“白十字架团”团员的志愿。因凡加入该团的，将来都要在下列各项中任选其一作为终身职业：第一是做传道牧师，第二是在教会医院做医生，第三是在教会学校当教师，第四是在教会做文字工作。总而言之，在校时就要为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作好准备。

我在协和读了一个学期，拟转学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得所知我路费不足，说可以帮我的忙。这大概是教会朋友送了他一笔钱，让他去升学，他尚有余裕，故慷慨地转送一点给我作盘川。我遂往北平见司徒雷登校长。岂料燕大宗教学院开始不收旧制中学（四年制）毕业生，改收大学毕业生。我只得转入齐鲁大学神学院。我在北平逗留了个多月才往济南去，其时得所已于中期考试后离开了齐鲁大学。他留下一封信托广东同乡伍学宗（在齐鲁学医，历任佛山华英医院院长）给我。

1926年10月间，得所从上海来信说，他在伍联德先生的良友图书公司工作，负责主编《良友画报》。他说《良友画报》很需要一位撰写文章的人，问我肯不肯去担任职务。其实得所口才很好，音乐、文学、绘画都在行。《良友》每期他写的精采杂文《每月谈话》很有吸引力。我复信

说：“你从前劝我加入白十字架团，现在你却要我把从前的志愿完全改变”。他又来信：“我们现在要做教育救国的工作。画报是群众喜爱的刊物，教育面很广。”他劝我改变初衷。我回信说：“我入齐鲁读神学是加拿大长老差会资助的，而且我不欲违背父亲要我献身教会的心愿”。后来他就不再劝我改行了。

我在“齐鲁”之时，可谓“初生之犊不畏虎”。我把整套国民党左派刊物《醒狮》和其他进步书刊带来学校。那些刊物如被山东督军张宗昌的手下发现，我是会被枪毙的。张宗昌这个杀人如麻的大军阀，对反对他或危及其利益的人，抓到了的一律处决。行刑之前，把“犯人”的衣服剥光，枪毙后就地掩埋，因此尸体每被野狗扒吃。被杀头的，人头被悬挂在城门上，低至碰着行人，状极凄惨恐怖！我目睹此状，不寒而栗，深感其地不可久留。后来，张宗昌派士兵围困齐鲁文学院和神学院，搜捕进步学生。在国民革命军快要进入山东时，在张宗昌处的白俄军事教官，怂恿张氏打内战。“齐鲁”不等期终考试便宣告提前放假。我于是离鲁南下，经过上海时住在得所处候船。我回粤后写信给得所，劝他要劳逸结合，免得弄坏身体。他回信说：“我是驴仔命。今日所干的与白十字架团宗旨相近的工作”。信末，他叫我继续攻读神学。

得所在《良友画报》发表的许多文章，很受读者欢迎。有一篇名《拿苹果来》。大意论述他和冯玉祥将军畅谈情况。他记述冯将军说过这样的一番话：现在有各种救国之道，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主张。这好比有人说苹果好吃，但要生吃才好；有人说削去果皮好吃，而且较卫生；有人说要连皮吃，因果皮有丰富维生素；各说各的道理。但你